上帝的雷霆騎士：歐陽漪棻

前言

中華民國空軍建軍 83 年來，出過無數的空戰英雄，他們或在抗戰時期英勇升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進犯、又或在海峽上空為捍衛自由民主的國度，與同文同種的對手纏鬥，其中有些人在戰鬥中血灑長空、有些人遭遇其他事故而為國捐軀，也有些人幸運地從捍衛祖國的戰鬥中倖存下來，傳承其經驗與信念，在歷史長河之中為我們留下得以追尋的足跡、樹立學習的表率；哲人日已遠，典範在夙昔，就如空軍軍歌傳誦的「國祚惶惶萬世榮」，這些英靈的故事會寫入中華民國的歷史，繼續被銘記。

民國 109 年 5 月 5 日的中午，一個高貴的靈魂在台中榮民總醫院脫離塵世的喧擾，回歸上帝的懷抱，享壽 90 歲；在他的告別式上出席了多位空軍高階軍官與老飛行員，副總統陳建仁代表蔡英文總統頒贈了褒揚令，並由他的同學：前行政院長唐飛率領眾覆旗官，為他的靈櫬覆蓋國旗，以表彰他的貢獻，他曾創下的事蹟，不僅在國內前無古人，放眼世界也無來者；他是歐陽漪棻，空軍官校 32 期畢業的戰機飛行員，一個虔誠的基督徒，創造了 721 馬祖空戰大捷的英雄，上帝的雷霆騎士。

不為人知的英雄

事過境遷，歐陽漪棻的名字已經是個遙遠模糊的字詞，就算略有印象的人，對於他的認識多也僅止於他創下了 721 空戰大捷。

但鮮少有人知道他有過顛沛流離的遭遇，一生面臨三次死裡逃生。

鮮少有人知道，他在美國接受噴射機訓練時，曾因一念間的決定，背負讓同學魂斷異鄉的愧疚，自責了六十餘年之久。

鮮少有人知道，他曾在駕駛 F-100 超級軍刀機時，運用精湛技術教訓了後座的美軍顧問。

鮮少有人知道，他作為空戰英雄卻沒升上將軍，在達到能領終生俸的年限前就退伍，只因長官舉薦他去民航局負責桃園機場的籌劃工作。

鮮少有人知道，他曾在因緣際會下到俄羅斯飛過當時最先進的 Su-27 戰鬥機。

鮮少有人知道，他在退休後無償隨教會四處服事、傳播福音，足跡遍及各地。

事實上除了舉世聞名的 721 空戰，在歐陽漪棻不凡的一生之中，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經歷，正過去許多優秀的先賢先烈一樣，這些我們父輩的事蹟，都埋在歷史塵埃下的某處，等待後人發掘屬於他們的那些，為國奉獻的青春故事。

傳奇的誕生

1929 年，歐陽漪棻出生於廣州，他的祖父歐陽石芝是廣東新會人，年輕時隻身前往上海打拼，在外國人開的照相館當學徒，歐陽石芝從當學徒的過程中，累積知識與經驗，創辦了上海著名的「寶記照相館」。而歐陽石芝的兒子：歐陽慧漁則是位高材生，在上海同濟大學完成醫科學業後赴德國留學，並和一名德國女子

艾爾切（Eltche Alierman）結婚，也就是後來歐陽漪棻的母親；歐陽父親留學七年後，帶著妻子一起回到中國，隔年在一間德國人開的醫院裡生下歐陽漪棻，原本一切順利，事實上他卻差點沒活下來，這是他頭一次死裡逃生。

出生後才剛包紮完的歐陽漪棻臍帶意外鬆開，流了很多血在體內，所幸在隔壁房間休息的母親冥冥中感到異狀，要求人員查看，倘若再慢幾分鐘處置後果恐不堪設想，歐陽漪棻時常紀念這件事，認為上天留他在世上定有祂的用意，他小時獨特的記憶之一，就是母親會在睡前用德語為他禱告。

歐陽慧漶回國後出任廣州市衛生局長，抗戰時期做到第四戰區少將衛生處長，是頗負盛名的醫師，但父親軍醫的身分與戰亂的時代，使歐陽漪棻的幼年生活顛沛流離，露宿過冰天雪地的野外，一路看盡戰爭帶來的災難，也曾在乘船上學途中遭遇船難墜河，好不容易游出水面被人一把救起，這第二次死裡逃生的經驗讓他深刻體會到生命的可貴。

日軍占領廣州前父親帶著全家遷往澳門，後來日軍攻占澳門，父親遂決定再遷往內陸，不過這次母親不再跟隨，決定先返回德國以躲避戰亂，分隔兩地的歐陽父母後來離婚，誰也沒想到歐陽漪棻和母親這一離別就是 27 年；艾爾切女士戰後和美國人再婚而定居在美國，直到歐陽漪棻任官後前往美國接受噴射機飛行訓練，才與同在亞利桑那州的母親有聚首的機會，也就在這時母親帶著歐陽漪棻受洗成為了基督徒；戰後歐陽慧漶定居香港行醫，並沒有隨國民政府來台，因此當他在 50 年代出車禍過世，歐陽漪棻無法為父親奔喪。

1945 年，歐陽漪棻帶著弟弟歐陽溥棻，一起到四川重慶報考空軍幼年學校，成為幼校第 6 期學生。1949 年因國共內戰影響，尚未完成學業的幼校與官校學生們，都搭乘空軍專機遷往台灣，此後歐陽漪棻的飛行生涯便從台灣開始。

1951 年 6 月，因戰亂遷移而中斷學業的幼校第 6 期歷經五年終於在台灣畢業，歐陽漪棻進入空軍官校第 32 期飛行戰鬥科就讀，1952 年官校畢業後分發至嘉義的空軍第四大隊，一開始飛的是螺旋槳的 F-51D 戰鬥機，隔年獲選前往美國接受噴射機換裝訓練，1954 年結訓後即返回空軍第四大隊換裝 F-84G 雷霆式（Thunderjet）戰鬥轟炸機，這款戰機也成為日後他創造 721 大捷的坐騎。

生死交會

民國 42 年，就在歐陽漪棻剛完成 P-51 訓練後不久，他被選中前往美國接受噴射機訓練，這是空軍第二批派往美國接受噴射機訓練的人員，同行一共有三十位軍官，其中包括了六位 32 期的同學，他們分別是：張光風、金懋昶、周鑑寧、金書任、孫禮樂及歐陽漪棻。

他們這一梯次在姚兆元上校的率領下，於民國 42 年 11 月抵達美國，第一站是位於德州的古飛樂空軍基地（Goodfellow Air Force Base）。在那裡美軍用 AT-6 教練機進行一項鑑定考試，確認這群來自中華民國的飛官都適合接受噴射機訓練，結果所有人都輕易地通過了這項測試。之後他們轉往亞利桑那州的威廉斯空軍基地（Williams Air Force Base），以馬力更大的 T-28 教練機進行噴射飛行訓練

前的過渡訓練，已經有 P-51 飛行經驗的中華民國飛官很快的在兩個月之內完成 T-28 的過渡訓練，T-28 完訓之後，立刻在原基地開始大家盼望已久的 T-33 噴射機飛行訓練。美方排的訓練課程相當緊密，而我國受訓軍官又都是有經驗的飛行員，因此在 4 月初的時候，全體人員就都已完成單飛，並進入編隊與特技訓練階段。

民國 43 年 4 月 27 日，那天的訓練科目是編隊特技，在任務提示時，歐陽漪棻就發現同學孫禮樂的面色發青，氣色相當難看，於是在搭車前往停機坪時向他詢問，原來孫禮樂昨晚一夜沒睡；歐陽漪棻心想他這樣的狀況不適合飛行，原本打算報告教官，但孫禮樂卻堅持要他別說，甚至揚言要是他去跟教官報告，會馬上和他翻臉，這讓歐陽漪棻感到難堪，隨著車子開到停機坪，大家下車走向各自的飛機，孫禮樂下車後，看了歐陽漪棻一眼，沒再說話便轉頭往自己的飛機走去。

歐陽漪棻看著他的背影，想著只是一小時的飛行，應該不會有事，尤其是孫禮樂在虎尾初級飛行訓練時，曾有因天氣突變而在河灘安全迫降的經驗，當時教官都稱讚他處理得很好。歐陽漪棻想到這裡，覺得不會有什麼意外，於是也往自己的飛機走去，沒有向教官報告孫禮樂的情形。

然而孫禮樂的飛機在一次俯衝後，再也沒有拉起來，化成了沙漠中的一縷黑煙。原籍四川省內江縣的孫禮樂於民國 43 年 4 月 27 日，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西北方殉職，得年 23 歲。

歐陽漪棻覺得做為一個朋友，他實在該向教官報告孫禮樂沒睡覺的事實，這樣即使孫禮樂真在憤怒之餘跟他翻臉，他也不會在那天喪命。然而千金難買早知道，從歐陽漪棻目睹飛機撞地的一霎那開始，便將孫禮樂失事的十字架扛在心中超過半個世紀，也許在歐陽漪棻過世後，才終於能放下這份內疚，當他與孫禮樂在天堂見面時，兩人將不再因這塵世間的芥蒂而煩惱。

戰雲密布

完成 T-33 飛行訓練的歐陽漪棻回到台灣，換裝 F-84G 戰鬥轟炸機，不久便迎來人生第三次死裡逃生。

50 年代的台海上空，國共雙方的航空戰力鏖戰正酣，國軍戰機時長飛進大陸執行任務，並和前來攔截的共軍戰機纏鬥，致使天空上佈滿美麗而致命的軌跡；儘管自從蘇聯部屬了 MiG-9 和 MiG-15 等噴射戰機到大陸沿海以後，我方主力的 F-47 和 F-51 等螺旋槳戰機難以與之正面抗衡，失去空中優勢，橫跨海峽的行動也幾乎暫停，在這些螺旋槳戰機完全除役前，空軍共有 8 架 F-47 以及 2 架 P-51 遭到 MiG-15 擊落，付出 10 位飛行員的慘重損失；隨著我國向美方爭取來噴射的 F-84G 雷霆式戰鬥機，更接著引進 F-86F 軍刀式戰鬥機，雙方陣容彷彿韓戰的延續，戰力天平又被我方扳平，憑藉更優秀的飛行員素質，空軍陸續收穫戰果，一時間士氣大振，全軍都搶著出擊機會去獵殺米格機，對此中共也向蘇聯引進更新的 MiG-17 來設法抗衡。

1956 年 7 月，空軍總部情報署獲報指出，共軍於江西南昌進駐大批戰機。為證

實情報、掌握狀況，作戰司令部計畫派遣戰術偵察機深入大陸境內，對南昌機場進行偵照，經過考量，任務落在空軍第六大隊第 12 中隊的 RF-86F 軍刀式戰術偵查機身上。

由於 RF-86F 本身沒有武裝，偵照時遭遇敵機無法反擊，除讓友軍戰鬥機護航掩護，就只能利用速度逃離，從桃園到南昌直線距離約 675 公里，也就是說這趟任務有 1100 公里是飛在共軍火網底下，危險度極高，所以空軍計畫採聲東擊西的戰術，在進行偵照同時派出戰鬥轟炸機攻擊沿海的共軍艦艇，藉此吸引其防空系統的注意力，擾亂判斷以策應真正的偵察行動。整個計畫分成三組：

偵察組：由桃園基地第六大隊 12 中隊的戚榮春中校及田建南上尉駕駛 RF-86F 軍刀式戰術偵察機 2 架，穿越福建直指江西南昌機場進行偵照。

掩護組：同在桃園基地的第五大隊副大隊長冷培澍中校率領彭傳梁中校、霍懋新上尉、梁國俊中尉共 4 架 F-86F 軍刀式戰鬥機，在適當時間升空，前往大陸外海接應返航的偵察機，嚴防敵軍追擊。

支援組：由台南基地的第一大隊及嘉義基地第四大隊各出動 4 架 F-84G 雷霆式戰鬥轟炸機，掛載 8 枚 5 英吋 HVAR 高速空射火箭彈及兩枚 250 磅航空炸彈，兵分兩路，分別攻擊三都澳及羅源灣的共軍砲艇，吸引共軍注意力。第 1 大隊由劉鳳紀少校率領何國鈞中尉、吳寶智上尉、葉李榮中尉，第 4 大隊則派出牛迅少校，帶領于礎中尉、蔡雲輝上尉、歐陽漪棻中尉出擊。

1956 年 7 月 21 日當天，一切作戰準備就緒，來自不同基地、不同機種的 14 架戰機分批起飛，照計畫跨越海峽，準備飛向敵境、飛向未知的未來。

空戰爆發

每談起當年那場空戰，年邁的歐陽漪棻總能神采奕奕、拿起戰機模型生動比畫，詳實訴說當時的各種細節，駕駛艙內經歷的激烈戰鬥，就彷彿昨日才發生的事情般。

民國45年7月21日，嘉義基地收到掩護偵查的作戰命令，由於敵情顯示駐防有MiG-17在附近的機場，因此很可能遭遇攔截，本來待命的飛行員經過調動，2號機跟4號機的于礎和歐陽漪棻不變，長機跟3號機則換成經驗更豐富的牛迅和蔡雲輝，在作戰組聽完簡報後他們便準備起飛。

就在歐陽漪棻提著飛行裝備走向停機坪的時候，突然看到了一閃而過的異象（Vision），是一條機炮射擊時，炮口火光噴吐成的火龍，瞬間躍過他面前，嚇了他一跳，他從未見過這種異象，剛受洗成基督徒三個多月的他隨即在心中禱告，他認為神透過這個異象，向他預示一場激烈的空戰即將發生，對於 F-84G 性能優劣心知肚明的他知道，對上 MiG-17 是凶多吉少，於是他祈禱只要上帝能保守他平安歸來，他將終生為主做見證，禱告完後，歐陽漪棻心平氣和的上了飛機。

出動偵查的戚榮春及田建南兩架 RF-86F，一路順利的突穿大陸空域，至南昌機場完成偵照，中途沒遭遇攔截，直至回航時才在馬祖北方15海里上空遭遇米格機追擊，田建南上尉在無線電 G 波段發出遭遇米格機的廣播，除了呼叫冷培澍的掩

護組支援，也一併告知進行佯攻的支援組目前敵情；此時通訊發生異常，掩護組沒有收到偵查組發出的求援訊息，當他們照原訂計畫飛抵馬祖上空時，沒能和逃出的 RF-86F 會合，所幸軍刀機的速度和米格機不分軒輊，共軍戰管可能研判難以追上，便命其轉向，使偵查組得以順利脫困；等掩護組收到戰管通知偵查組已安全離開大陸，向桃園返航，便打算前往支援已和敵機遭遇的支援組；途中冷培澍發現有拖著凝結尾在高空飛行的三架 MiG-17，遂帶領機隊轉向爬升，繞至敵機後方佔據射擊位置，領隊冷培澍首先發動攻擊，打傷米格長機，但被其俯衝逃脫；接著他和霍懋新、梁國俊3人輪番射擊，合力擊落第二架米格機；彭傳梁則緊咬第三架米格機，一路從高空打到低空將其擊落，結束戰鬥後，油料不足的掩護組也向台灣返航。

歐陽漪棻所在的支援組收到田建南的警告後不久，也抵達預定任務地點羅源灣，與情報不同的是，這裡並沒有發現共軍砲艇，前往三都澳的一大隊同樣沒發現目標，兩批支援組隨即返航，來自一大隊的劉鳳紀小隊比較幸運，沒有遭遇米格機的攻擊便安然返回台南，但四大隊的牛迅小隊才剛完成轉向，便發現 8 架米格機自後上方撲來，空戰勢在難免。

MiG-17 在俯衝時能突破音速，目視不久便衝進射擊距離，機鼻的 23mm 和 37mm 機砲隨即噴吐火舌，指示彈著的曳光彈射穿天空，以 700 公尺每秒的初速撕開空氣向 F-84G 機群襲來，訓練有素的牛迅小隊隨即分成兩個分隊散開，所幸雙方距離尚遠，大口徑機砲在飛行末端的散佈較大，沒能精確命中目標，只是伴隨空氣摩擦的巨響和陣陣火光躍過座艙四周。

坐在駕駛艙中的歐陽漪棻憶起，這情景就和他起飛前所見的異相一致，此時他已有了心理準備，冷靜沉著的拋棄機上掛載，將炸彈和火箭這些破壞機體氣動外型且對空戰無益的對地武器拋射，減輕呆重的 F-84G 變得更靈活，歐陽漪棻為閃躲攻擊將操縱桿用力一拉，急遽將機首帶起，瞬間達到 8.5G 過載，抗 G 衣充氣壓的肚子很痛，氧氣面罩拉得眼皮都睜不開，同時他不忘呼叫長機脫離，爬升了七千呎後，減速並翻轉機身準備重新回到戰鬥空域，此時一架敵機迎面衝來，歐陽漪棻直覺的對準敵機上方開火，迫使敵機不敢帶機頭瞄準他，不然裝備三門機砲的 MiG-17 火力投射量是 F-84G 六挺.50 機槍的兩倍，對頭射擊絕對討不到便宜，這輪射擊也讓他對曳光彈軌跡和前置量的修正偏差有更好的了解，也鑒於機上的 APG-30 雷達測距瞄準器難以應付高速運動中的目標，他遂將機槍的瞄準光網手動設置在 1200 呎的距離；解除眼前的威脅後，歐陽漪棻開始尋找長機，很快他便在下方看到一架平直翼的飛機，後面還跟著兩架後掠翼的，顯然長機遇上了麻煩。

歐陽漪棻全速衝到那兩架米格機後面，轉頭確認後方沒有敵機後，瞄準其中一架米格機射擊，只見它的機翼蒙皮閃出光芒，他知道打中了，但這架米格機沒有受損跡象，馬上就躲進雲層，不過這架敵方僚機被攻擊後沒發出警告，米格長機仍全神貫注在追擊蔡雲輝，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。

歐陽漪棻呼叫蔡雲輝轉向，讓他切入剩下那架米格機的內圈，爭取開火時機，雙

方高速轉彎，瞄準光網無法追上目標，歐陽漪棻索性憑機鼻指向射擊，提取了大約兩架半的提前量開火，擊中米格機的座艙跟機翼之間，被擊中的敵機冒著煙脫離戰場。

危機暫時解除後，蔡雲輝和歐陽漪棻繼續返航，歐陽漪棻發現蔡雲輝翼下掛架故障，未能將武掛拋離，所以動作較遲緩，蔡雲輝也發現這個問題，於是將指揮交給歐陽漪棻，由動作靈活的他來引導自己，遇敵時更好策應進行夾擊；此時他們已經和領隊失散，雙方透過無線電確認彼此位置，原本牛迅分隊要趕來會合，四機再一同回航，不過在高登島附近，歐陽漪棻從後視鏡裡又看到兩個黑點高速接近，速度快到不像友軍的 F-84G 分隊…又是兩架 MiG-17！歐陽漪棻立刻呼叫長機並將編隊拉開，共軍飛行員原本想攻擊後頭的歐陽漪棻，被他桶滾閃躲後，發現前面的 F-84G 動作不靈活，決定改追蔡雲輝。

果不其然，歐陽漪棻他們再次運用前誘敵後夾擊的戰術，雙機靈活配合，結果一架米格機被擊傷後逃離，另一架則被擊中油箱，當場爆炸墜海。兩架 F-84G 安全返航，因油量不足先降桃園機地，落地後機工長告訴歐陽漪棻，機體上的 G 力表顯示著 8.5G,F-84G 當初在設計時 G 力限制是 6G,當天他竟拉到 8.5G 還沒解體，歐陽漪棻相信這是上帝的安排。

凱旋而歸

空戰結束之後，全國報紙皆以頭條報導空軍大捷，本次任務中建奇功的歐陽漪棻中尉、冷培樹中校、彭傳樑中校、霍懋新上尉、蔡雲輝上尉、梁國俊中尉、戚榮春中校搭專機到台北接受各界歡迎，後續幾天在各地舉行多場慶功活動，七位英雄受蔣中正總統召見，更頒發青天白日勳章給歐陽漪棻。

飛行員獲頒青天白日勳章原本規定為「一次擊落四架敵機以上」，但為表彰歐陽漪棻以少勝多、以弱擊強的表現而破格頒發，他也因此成為繼周志開之後，第二位因為單場空戰戰果而獲頒青天白日勳章的飛行員，也是在政府遷台後，唯二在一場空戰中擊落兩架敵機的飛行員之一（另一員為 1958 年駕 F-86F 擊落兩架 MiG-17 的丁定中），其意義獨特不在話下。

721 空戰的結果，對於穩定民心士氣，功效十分顯著，歐陽漪棻一躍成為時下最著名的空戰英雄，不只在慶祝活動收到民眾喝采，更有大批單身女子寫情書到嘉義基地，希望和他交朋友，受歡迎程度堪稱全民偶像，或許當時有不少人因他立志報考空軍也說不定。

歐陽漪棻在次年與同為基督徒的女友沈一澄結婚，蔣中正總統及宋美齡夫人致贈厚禮，到教堂觀禮者還有政府與軍方的多名高級官員，四大隊為表祝賀，更特地出動 F -84G 編隊掠過教堂上空噴煙，婚禮雖在普通教堂舉行，但仍相當氣派；兩人婚後和睦，育有兩女一子。

邁向超音速

民國 47 年的 729 空戰中，兩架 F-84G 被 MiG-17 圍攻擊落，證明 F-84 已無法在

台海生存。操作的兩個大隊中，第一大隊立刻換裝 F-86 軍刀機，第四大隊則換裝超音速的 F-100 超級軍刀機，美軍派出兩員教官至嘉義帶飛，培訓八名種子教官，歐陽漪棻是其中最年輕的上尉分隊長，後來更到美國受訓成為考核官。

60 年代初期，基於政治關係，美國顧問團的軍官在部隊內不可一世，從美國回來的歐陽漪棻也為此頭痛，一次有位即將調差的美軍中校顧問，藉將去歐洲接裝 F-100 中隊為名，要求空軍的飛行員教他飛 F-100，當時剛換裝的四大隊連訓練自身飛行員的架次都嫌不足，自然不願多分出架次讓老美「試飛」，不過對方能向長官施壓，無奈之下歐陽漪棻想了個妙招來整治氣焰囂張的美軍顧問。

他規劃了一場模擬空戰，由另一位考核官飛防禦機，自己則以總部考核官的身分帶著這位顧問飛攻擊機，起飛時主輪剛離地便收起落架，但沒有進入爬升姿態，而是低空加速到 300 浬後猛然拉起，G 力表一下就衝上 5G，那位從起飛就定睛注視窗外、深怕飛機撞地的美軍顧問馬上一頭撞上座艙廊板，歐陽漪棻繼續帶桿爬升，並用機內通話指示 CHECK SIX，看後視鏡裡那個暈頭轉向的老美聽話地尋找另一架 F-100，差點忍不住笑意；兩架飛機到嘉義外海展開纏鬥，歐陽漪棻持續發揮卓越的飛行技巧，時而急轉彎、時而在失速的邊緣進行機動，更做出帶桿配合蹬舵進入斜向滾轉的「舵滾」動作，好好教了這位顧問怎麼飛 F-100。

落地後，美軍顧問儘管知道自己被整，同樣身為飛行員也不得不保持風度的說，如果中華民國的飛行員技術都這麼好，那國軍可以一路輾過北京打到莫斯科，再往南打到華沙。

轉調民航局

作為空戰英雄，歐陽漪棻順利升到上校，理應也能晉升少將，不過因長官舉薦他去參與「十大建設」之一的桃園機場籌備，他自願放棄官階與終生俸，認為一切自有安排。

民國 61 年 9 月 16 日，歐陽漪棻以上校軍階退役進入民航局工作，擔任桃園機場籌備處副處長，經過辛勤工作，民國 68 年 2 月，桃園國際機場順利啟用，不過交通部卻他人出任航空站主任，勞苦功高的歐陽漪棻屈居航空站副主任，對此他也沒有一句怨言。

後來民航局指派他籌備過境旅館，並擔任首任總經理。但斥資 12.5 億元興建的過境旅館，開張後生意慘淡，不到半年就虧了 2800 萬元。歐陽漪棻接受調查時說，過境旅館是機場服務環節之一，設計要容納臨時滯留的機組員，本來定位就非獲利，儘管後來法規鬆綁，過境旅館依然連年虧損，最終拆除。

民國 74 年 12 月 16 日，歐陽漪棻從待了 13 年的民航局退休，結束近 40 年公職生涯，還是沒有退休俸的他得再另尋頭路。

駕馭蘇愷

從民航局退休後，歐陽漪棻加入經營航空器材進出口業務的來福公司，1992 年初，離開飛行線已經 24 年的歐陽漪棻，突然被董事長李華德問道「還敢不敢飛？

請你去飛 Su-27！」，來福公司當時不僅在台灣銷售麥道公司的民航機，在俄羅斯也有辦事處；性格豪爽、交遊廣闊的李華德，運用私人關係得到俄羅斯軍方的招待，讓該公司人員登上最先進的 Su-27 戰鬥機進行體驗飛行，李華德本人並沒有學過飛行，所以他除了安排歐陽漪棻前往俄羅斯外，還邀請剛卸任的前民航局長陳家儒同行，就這樣，他們三人於 1992 年的 3 月間抵達莫斯科，接受高規格款待，隨後前往郊區的庫賓卡空軍基地。

雖然只是一趟體驗飛行，但俄羅斯很慎重地派出著名的首席試飛員包加契夫（Victor Pugachev）來同乘，同為資深戰機飛行員的歐陽漪棻和陳家儒與其相談甚歡，並依自身經驗要求體驗從警戒狀態緊急起飛的課目，兩人先後坐上雙座的 Su-27UB 雙座機升空同乘了半個小時，對 Su-27 的優異性能讚譽有加。

對於媒體報導軍方因政治敏感不敢派現役飛行員一事，歐陽漪棻也澄清事前沒有和空軍人員接觸過，整趟行程是李華德的個人招待，儘管回國後媒體報導，軍方也沒主動接觸。

永懷表率

退休後的歐陽漪棻曾移居美國，晚年又回國定居臺中，生活簡樸，平日擔任教會志工，長期深入老人院、榮民之家、少年感化院、監獄等地傳遞福音，20 多年來在家免費為社區孩童教授英語，也多次前往臺中基地空軍第三聯隊進行專題講演，分享飛行技術、愛國信念與奮勇抗敵經驗，他為國奉獻，傳承空軍忠勇軍風，矢志捍衛國家的精神，足為後輩官兵表率。

如今老英雄已安息主懷，但他一生的傳奇，禦敵的勇氣與虔誠的信念，將永存在後世的記憶中。

共計 7996 字